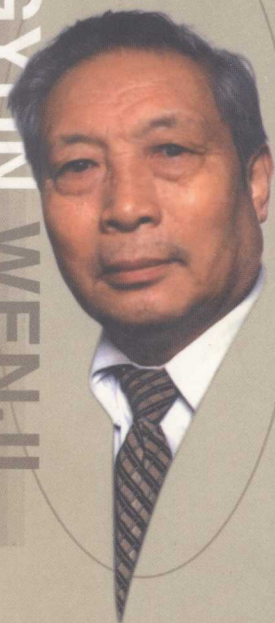


CHENGYUN WENJI

程云文集



第三卷

武汉出版社

WUHAN
PUBLISHING HOUSE

程云文集

第三卷

WUHAN
PUBLISHING HOUSE

武汉出版社



(鄂)新登字 0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程云文集(1-3 卷)/程云著. —武汉:武汉出版社,2000.5

ISBN 7-5430-2156-0

I. 程… II. 程… III. 程云-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07740 号

书 名:程云文集(1-3 卷)

著作责任:程 云

责任编辑:潘长胜

封面设计:刘福珊

出 版:武汉出版社

社 址:武汉市江岸区北京路 20 号 邮 编:430014

电 话:(027)82839623 82842176

印 刷:湖北省新华印刷厂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50×1168mm 1/32

印 张:41.875 字 数:1000 千字 插 页:16

版 次:2000 年 5 月第 1 版 200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430-2156-0/I·322

定 价:120.00 元/套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目 录

我与戏剧·····	(1)
劈金匾 (话剧)·····	(4)
闯王旗 (戏曲)·····	(35)
小铁脑壳遇险记 (儿童剧)·····	(98)
贾二借靴 (戏曲)·····	(147)
杨八姐闹酒店 (戏曲)·····	(162)
九歌 (歌舞诗乐)·····	(179)
忆“艺苑”风波——《艺苑漫步》序·····	(203)
“白鼻子”辩(之一)·····	(210)
“白鼻子”辩(之二)·····	(212)
“花旦”解·····	(214)
千枝蓓蕾竞争春——聆青年戏曲音乐会侧记·····	(216)
词·曲·字幕·····	(219)
别是一格越剧风(之一)·····	(222)
别是一格越剧风(之二)·····	(224)
请君侧耳听琴声·····	(226)
艺术评论的艺术·····	(228)
从“不知名的花儿”说起(之一)·····	(230)
从“不知名的花儿”说起(之二)·····	(232)
期待着“火花”的新花·····	(234)

商标的美和商品的美·····	(236)
关于“地流平”之类的词·····	(238)
简答“地平川”之类——就剧词问题复邱君·····	(240)
《葛麻》风——楚剧印象随录之一·····	(242)
从“动人”与“动听”说“迥腔”——楚剧印象随录之二·····	(244)
评“评戏”(之一)·····	(246)
评“评戏”(之二)·····	(248)
评“评戏”(之三)·····	(250)
(4)·····	(252)
英雄与文学·····	(252)
汉剧呼唤着更多的陈伯华·····	(260)
不是传奇的传奇——《陈伯华演唱艺术》序·····	(264)
楚剧：请为民族喜剧争光·····	(267)
从沈云陔到姜翠兰·····	(269)
师徒之间·····	(271)
从葛麻到吴明的启示——要找到自己之一·····	(273)
他把自己给弄丢了——要找到自己之二·····	(275)
他把自己给安错了——要找到自己之三·····	(276)
胡乱改行的闹剧——要找到自己之四·····	(278)
从“非我”到“是我”——要找到自己之五·····	(279)
影、视、剧与文学·····	(281)
散说“绝响”·····	(283)
早该更新的“土台子”观念·····	(285)
养作家与养文学·····	(287)
也说盛名的关公·····	(289)
且说“兜圈子”·····	(291)
儿童剧，上！——为《小侦察》送行·····	(293)
读易难“戏剧人物画”琐语·····	(295)

诧异的眼睛该眨一眨了	(298)
演员的脑袋	(301)
观众的钱包	(303)
文坛多展爱国篇	(305)
这半边天群星灿烂——读《知识女性风采录》	(307)
棱角	(309)
“瓦子”遗风不可丢——寄望于新民众乐园	(311)
赞何祚欢“率部”读骈文	(313)
坎坷与辉煌——陈少平及其彩色世界	(315)
读“醉山张”画作	(319)
飞入寻常百姓家——书画市场感言	(322)
也说“出国戏”	(324)
何必惧怕“现代派”	(326)
“朦胧诗”与“意识流”	(328)
戏说“笔在自己手里”	(330)
最好别让“丑术”上街	(332)
书画家在哪里	(334)
文化生活,总得有点格局	(336)
作家的笔	(338)
作家的脚	(340)
有感于侯宝林著书	(342)
名著难弄——有感于电视剧《三国演义》评论热	(344)
《元神祭》:炎黄子孙对始祖的赞歌	(346)
说起《花鼓灯》——舞蹈艺术咏叹调之一	(349)
说起《花鼓灯》——舞蹈艺术咏叹调之二	(351)
说起《花鼓灯》——舞蹈艺术咏叹调之三	(353)
说起《花鼓灯》——舞蹈艺术咏叹调之四	(355)
今日舞蹈风景线——《说起〈花鼓灯〉》的续篇之一	(357)

今日舞蹈风景线——《说起〈花鼓灯〉》的续篇之二	(360)
赞小剧场话剧	(362)
一颗耐嚼的多味果——话剧《人生一台戏》感言	(364)
以往的都“朽”了吗——艺术生命力杂谈(一)	(367)
接受型欣赏型挑逗型——艺术生命力杂谈(二)	(369)
“档次”是可变的——艺术生命力杂谈(三)	(371)
超前奔驰的吉普车	(373)
散论中国歌剧形式	(375)
想起“七十二砸”——歌剧·冷门话题	(381)
对“放箭”者当共厌之——热谈艺德	(383)
《中国演员报》:演员的挚友、净友、畏友——致总编	
陈牧同志	(385)
世上根本没有这种灯——振兴京剧杂想之一	(388)
虚而虚,实打实——振兴京剧杂想之二	(390)
动则活,坐则僵——振兴京剧杂想之三	(392)
“闹场”析因	(394)
戏曲探“危”	(398)
戏曲:您的振兴之路在哪里	(405)
“三并举”与“一刀切”	(414)
狮子舞与“唐狮子”(民间文艺源流考之一)	(417)
多头灯下的银幕——中国皮影戏(民间文艺源流考之二)	(420)
远古社舞的活化石——陕北大秧歌(民间文艺源流考之三)	(424)
戏曲的前驱——木偶(民间文艺源流考之四)	(430)

湖南人李劫人（原名李劫人）在《我与中国》一书中，记述了他在湖南的所见所闻。其中有一段，记述了他在湖南的所见所闻。其中有一段，记述了他在湖南的所见所闻。

同三首歌词中的《我与中国》，记述了他在湖南的所见所闻。其中有一段，记述了他在湖南的所见所闻。其中有一段，记述了他在湖南的所见所闻。

我是音乐工作者，音乐是我的本行。我的第二专业是文学，我是 50 年代中国作家协会的老会员。我的第三专业才是戏剧，从抗战期间的延安时代我就开始戏剧创作了，但我没有参加中国戏剧家协会。我怕开会，因为不是会员也可照样写戏。别人批评，说我不行，说我不行，说我不行。我长期从事艺术剧院团的领导工作，而且是管业务的，一个剧院如果经常没有戏演那是很苦的，“等米下锅”的日子很难熬，也很尴尬。形势逼人，常常自己动手，不少戏是在这种情况下“逼”出来的。

本集中的《劈金匾》是话剧。

1950 年春我是中南文工团的副团长，主管业务的。带了个土改工作组到河南（当时属中南大区）南阳地区去搞土改。那里的土改搞得轰轰烈烈而又扎扎实实井然有序。回汉后，中南局宣传部赵毅敏部长指示：“一切文艺形式都应当反映土地改革这一伟大的运动。”我写出了这部多幕话剧。当年秋上演于武汉，连演了 50 多场。果不其然，又大又轰动。中南文工团团长骆文同志是诗人、作家，也是戏剧家，他主编了“中南文工团丛书”，由上海杂志公司出版发行，其中就有《劈金

匾》一剧。出版后不久,此剧即在印度尼西亚的南榜市的华人演剧活动中上演,并给我寄来了剧照及百多元(当时是百多万)人民币的“上演税”。

此剧在汉上演时,诗人、翻译家、《国际歌》的中文译者肖三同志看演出时哭了。他对我说:“中国农民世代代面朝黄土背朝天,然而多数又活无立锥之地,死无葬身之地,这几千年来的残酷事实如今终于有了反映!”当然,这是对我的鼓励。今天,回头看看这部戏,虽然显得单薄,但“耕者”应当“有其田”的天理还是多少被揭示了出来。

三

《小铁脑壳遇险记》是根据路展同志的童话小说于1960年改写的,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出版。首次上演的是辽宁人民艺术剧院的儿童剧团。他们在沈阳演出之后又上演于北京,颇得好评。武汉由武汉人民艺术剧院少年班演出,导演是大导演鲍昭寿。不少中小学包场,久演不衰。如今武汉的国家一级演员,也是文艺晚会著名的主持人鄢继烈(原名鄢自树)即是他“出道”的第一部戏,他扮演的角色是剧中的看门老大。

这戏也是被工作“逼”出来的——少年班(武汉儿童艺术剧院前身)成立后没戏演怎好呢?只好自己动手。

四

戏曲《闯王旗》是根据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第一卷改编的,湖北人民出版社1978年4月出版。1959年夏在庐山动笔,原拟写成歌剧,“文革”中我被“封”为“湖北武汉文艺界黑帮头子”,当然也被罢了官,并被批为“大、洋、古”。此剧又大又古,如果是歌剧又得动用管弦乐队,“洋”也占了,怎敢?只得藏了底稿以待来日。

“文革”中期我又不甘寂寞，也不信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会长久统治中国文坛，就又翻出原稿改写为戏曲本。“文革”刚刚结束，我的本子也改完了。武汉汉剧院陈伯华大师及其弟子胡和颜领衔主演，1977年首演于武汉。十年的舞台被“样板戏”独占，如今，冰山消融了。武汉观众因购票难，有人买“飞票”，除给双倍票款外还搭两斤腊肉。北京京剧院动用了赵燕侠（扮高夫人）、李和曾（扮闯王）、袁世海（扮郝摇旗）三大名角上演此剧，被戏称为“新的三突出”。北京剧场售票处曾出现购票长龙。不是因为剧本多么好，而是观众太“饥渴”了。

长春电影制片厂著名导演林农（我的老友）专程来汉看汉剧《闯王旗》的演出，1978年春由他执导拍了戏曲电影片。此时我已调中央歌舞团工作，也就再没有搞戏剧了。

五

本集中的《贾二借靴》是根据《缀白裘》同名本改编，而且是专门为豫剧团写的，道白是河南话，是属于“玩笑戏”这一闹剧风格的。由豫剧名丑高兴旺首演于赴朝慰问中。楚剧名丑熊剑啸（熊见笑谐音）改用武汉话演出过。

另一小戏《杨八姐闹酒店》在京剧中是《挡马》，属武戏，丑角属武丑“开口跳”行当。这是文戏，全由风趣的民间语言构成，是一出可爱的小戏。

本集中的《九歌》（又名《楚韵》）本是歌舞乐诗形式，曾获得1994年度文华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其中的第八、九场（《湘君与湘夫人》）却是歌舞剧形式，所以也收入本集了。

劈金匾

全剧时间

序幕：1950年，夏秋之交。

第一幕：1947年秋初。

第二幕：第一幕之后数日。

第三幕：第二幕之当夜。

尾声：紧接序幕。

景

序幕：内院景。第一幕，地主金志恒之内院即序幕尾声之乡农

第一幕：协会办公处内院。

尾声：外景。贫农韩生根之门前。

第二幕：外景。贫农韩生根之门前。

第三幕：外景。贫农韩生根之门前。

人物

人民政府工作人员：30岁左右简称(工)。

一老者：60多岁，贫农，简称(老)。

张大嫂：张木匠之妻，第一幕金志恒之女佣人，简称(嫂)三十岁左右近。

张木匠：30多岁，简称(张)。

手拿一本小册子，在讲话。

众：李同志讲得对……

工：咱们穷就穷在地主身上，种他的地总受他们气，交完了租子就没咱们吃的啦，年年是“地净场光”，种地的没饭吃，不种地的吃得肥头大耳，这是什么道理！咱们中国一百个人里头有九十多个是种地的人，都穷的没饭吃，没衣穿，小孩子上不起学不识字，这样下去咱们中国能富吗？能强吗？地主阶级在过去吃饱了之后是无恶不作，他们霸占田产，逼死人命……

一老者：（站起来在人丛中）同志，你说到咱们心坎上去了，旧社会我活了六十多年，六十多年的事，我看得清楚。我活这一辈子，就被地主剥削一辈子。如今提起地主两个字，我就想到这家的金志恒，反霸时虽说是把他给反了一下子，大院给咱们让出来了，威风也打倒了，可咱们还是不甘心，因为这土地还大半在他手里，他的土地那来的？霸占来的！剥削来的！诸位三老四少都在这儿，只提这一宗事你们可都知道，韩大水是怎么倾家荡产的？

嫂：（悲苦地站起来）金家地主欺负韩家的事，我都清楚，我说说

另一人：（站起）这是件听了就叫人难过的事。韩大水家破人亡之后就带着翠英逃难去了，跑到了湖北，前几天才回来。

嫂：解放以前，这儿住不了啦，俺男人跟刘二木匠也跑出去了。也是几天前听说要分地才从外乡回来，这些事他们都清楚。

工：找他们自己来说说好吧？

一农会干部：我们农会上给他说啦，他就来！

众：（纷纷然）

男：韩大水一个人的苦处就代表了咱们大伙的苦处啦。

男：庄稼人地是根本，早些年地主跟咱们过不去，说来说去是夺了

地……

幕开：(男声：全在幕内讲话)佣人们用躺椅抬出地主金志恒，把他放在院子里坐着。他穿着随便，正捧着水烟袋抽烟，一个女佣人，即张大嫂，她正在用鸡毛掸子打去金字挂联上的灰土，房内有女人呜呜的哭声。

金：(对嫂)轻一点……使坏了一个鸡毛掸子得多少钱买呀？……

嫂：老爷(指掸子)这个掸子不是花钱买的，是我拣来的鸡毛扎的。

金：那扎掸子的麻绳也是你拣的？

嫂：这不是麻绳扎的老爷，这是线绳。

金：线绳比麻绳更值钱。

嫂：这线绳是我自个儿纺的。

金：那纺线的棉花……

嫂：棉花？棉花是打我的破袄襟儿里撕出巴掌这么大的块纺的。

金：(怒，夺过鸡毛掸子)这根湘妃竹的杆子不是你的吧？

嫂：老爷，这把鸡毛掸子里里外外可就是这根杆儿是你们金家的。

(走下，打土)

金：该死的東西！穷娘们！我看你是吃饱了化不了食了，吃着我的，喝着我的，让你干点活儿，就东一舌头，西一嘴的唠叨个没完啦……一年到头你得吃我多少粮食！这种活，我自己也能干(去掸挂联。又是掸，又是自语)这门上能有一块金字匾就好了，我怎么说越歇越想着就缺点什么？(房内哭声)……哭！哭了两三天了还哭，嚎丧(妻哭着从房内冲出。)

妻：怎么的？你还管我什么？我儿死了你还挡得了我哭啦？

金：你能把他哭活吗？是儿不死，是财不散！

妻：(坐在台阶上烧着黄钱纸)我的儿呀！金锁呀！你都5岁啦，你怎么舍得走的呀！你是什么白鹤童子一转呀，这是三进院的大家儿呀，大门外安着上马台，二门里种着牡丹花呀，上有爹娘，下有奴婢，纵不是千顷田、万担粮，也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就这还养不下你吗？这个家你到哪儿去找呀……我的儿呀……

金：行了，行了。

妻：都五岁了呀，都这么高了呀，都能指使着老张干事了呀（学着）

“老张！给我到地里逮个蚰子去！”老张就去逮，逮着给他拿回来，他瞪着个小眼一看“不行！这是个母的不会叫唤”一下子给摔死了……看，看，看这孩子多好呀……

金：行了，行了，别哭了。咱们养不了他，让他托生到老蒋家里去吧，老蒋家里有金山玉树，这会儿又是大总统。

（一阵鸟的怪叫声，百灵子提着鸟笼上。）

百：（大踏步上来）喂，二叔，二婶子，恭喜恭喜！

金：什么事恭喜？

百：恭喜！恭喜，大吉大利！除灾消气。

妻：什么事把你个百灵子忙的像赶门儿投胎的样？

百：你们的孩子死了，我来恭喜来啦！

金：把你个妈日的，给我滚。

妻：你个死不了的百灵子，我……（抓起鸡毛掸子就打。）

百：唉，二婶子，你听我说。

妻：说，说什么？我儿子死了你该来披麻戴孝，打幡送葬才对！

百：你听我说，二婶，别哭了，把眼泪擦干。这个孩子死的好，昨天我算了一卦，没算出来，到了晚间，我找城隍爷喝了二两酒，土地佬二两猫尿一下肚，可就什么话都给我说了。你们听，这里头有一段恩恩怨怨的因果关系呀！

金：（正襟危坐）唔，说说看。

（百灵子打坐，妻也拿了个椅子凑前点，一二佣人上场，有的蹲，有的坐，像听说话书似的。此时天已黑下来，张大嫂在院内桌上掌上了一盏灯。）

百：（开说之前，呷了口茶）城隍爷喝得颠三倒四的，拍着我的肩膀头说：“老弟，这是你，我给你说，要是别人可不行，此乃天机不可泄露，这村有个韩老七。

金：韩老七，没这么个人呀？

百：当然，韩老七早死了，韩老七是韩生根的爷爷，是韩大水的曾祖，如今韩生根都六十六了，韩老七要是活着，总也有一百三十岁了。您总记得早些年，我那还是十来岁当小少爷的时候，咱们这东山上还闹鬼呢。

嫂：对啦，对啦，我也听说过，那叫“冤鬼喊山”，说是韩老七死的苦，死后冤魂不散，一到夜里，赶上个刮风下雨的日子，就有鬼嚎喊着：“我死得苦啊——我给财主种了一辈子的地，到死连一分地也没落下——活着没吃过一张白面饼，到老了爬不动了，还欠财主一屁股的债……财主叫我给他放羊顶债……我死在山上了，野狗吃了我的尸，我临死住的是“狗皮棺材”……就这样喊，喊了20多年。

百：对了，对了，那是韩老七不假。韩老七给谁种地呀？说不好听的话，给咱们金家种地！

妻：那是韩老七那辈子欠了咱金家的债。

百：兴许，兴许——韩老七冤魂不散，就见天夜里“喊山”喊了20多年，然后等你老人归天了，他也就游游荡荡，到了阴曹地府阎王爷那儿告了一状，状告你们金家财主太刻苦穷人，你猜怎么着？阎王爷一听勃然大怒。

金：怎么？准了韩老七的状了？

百：你们听，没有准阎王爷说（他对着佣人们）“你们这些穷死鬼，一辈子就没有给我烧过几回香，焚过几张纸钱。我要是指望你们，我早就饿死了，看看，这大殿是财主给我盖的，我这个阴曹地府的一切花消，都是财主们给我预备的。你们有钱抽黄烟，就没钱给我烧香？唔？阎王爷越说越气，判官在旁边也恼了，拍着个生死簿说：“连我这本生死簿的纸也是财主们给买的。”

妻：我说呢！阎王爷该是青天大老爷，人家什么事看不明白？

百：对了，对了，阎王爷痛打了他四十大板，打得他皮开肉烂鲜血淋